

湖南祁东方言中几个特殊介词的用法及其来源

李文军,刘岁梅^①

(安顺学院 中文系,贵州 安顺 561000)

[摘要] 文章介绍了祁东方言中介词“得”、“走”、“拿”、“帮”的用法,并利用语法化的“叠加性”特点得出:它们都是在非典型连动式的句法语义框架中虚化的,基本都是由尾重心原则和认知上的前景凸显触发的;但与普通话中相对应的介词相比,虚化程度较低,还残留着一些词汇义,在特定情况下能恢复作动词。

[关键词] 祁东方言; 介词; 用法; 来源

[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2-0009-03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据鲍厚星、颜森1986年对湘方言内部的分区,祁东方言属湘语系娄邵片方言^[1]。在祁东方言中,存在几个比较特殊的介词:得、走、拿、帮。本文试图从介引功能、句法特点等方面来分别介绍它们,并利用语法化的“叠加性(layering)”^[2]特点,即它的新旧用法长期共存,虚化的结果(标记或结构)和其赖以产生的句法环境和平相处多个世纪,试图对它们各自的来源进行探讨。

一 介词“得”

“得[te²²]”字在祁东方言中,作动词有“获得”、“给予”、“允许”三种用法,作介词也有三种用法:

(一)引进传交对象(即当事),例如:

屋里寄过床被得小刘。(家里给小刘寄了一床被子。)

那间屋早就租得别个了。(那间房子早就租给别人了。)

打只电话得其。(给他打个电话。)

讲得你听,你也听不懂。(说给你听,你也听不懂。)

我次次都输得你。(我每次都输给你。)

这种用法的“得”有三个特点:一是它只能用在谓语之后;二是它所附谓语中的谓核都含有[+传交]的语义特征;三是它只能引进动作的受益者。

这种“得”是由非典型连动式^①“V[+传交]+传交内容+得(表示给予义)+传交对象”中的“得”

虚化而来的。在此结构中,由于传交内容已附着于前面含[+传交]语义特征的V,由V来表示传交这一行为,所以后面“得”的“给予”动作义就明显被淡化、被泛化,再加之传交内容由具体物体换成抽象事物,其中的“得”就自然虚化为引进当事的介词了。

(二)引进动作的发出者(即施事),例如:

衣服得汗水浸透过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

其昨日得狗咬过一口。(他昨天被狗咬了一口。)

我刚得其吓过一跳死个的。(我刚被他狠狠地吓了一跳。)

其得我逗起笑起来了。(她被我逗得笑起来了。)

这种用法的“得”也被称为被动标记,与普通话中“被、给、叫”等被动标记相比,不同的是,它引进的施事都不能省略,这个条件限制是绝对严格的。

这种“得”的发展途径是“给予义→使役义→被动标记”。首先,“得”在下面的句法语义框架中使役化(为行文方便,我们称之为句型A):

$N_1(\text{施事}) + ()_L + \text{得}(\text{给予义} \rightarrow \text{使役义}) + N_2(\text{给予对象} \& V \text{的施事}) + V + ()_L$ (“()_L”表示“给予内容 & V的受事”可以出现的句法位置)

句型A的实际句例都是由两个行为合成,行为一是由“得”表示的给予行为,行为二是由V表示的动作行为,两行为间存在着模糊的时序、使成两种语义关系,例如:

[收稿日期] 2011-11-17

[作者简介] 李文军(1981-),男,湖南祁东人,安顺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钱得你管。(钱让你管。)
 煤气罐得你崽背。(煤气罐让你儿子背。)
 个件事得我去办。(这件事给让我去办。)
 你就得其沾点光。(你就让他沾一些光。)
 你就得其骂下啰。(你就让他骂一下。)

根据语用的一般原则,在不采取特别手段的情况下,靠近句子末尾的成分就是句子的焦点所在(即“尾重心原则”),因此,句型 A 中后面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成为焦点信息的概率大大高于给予动词所表示的给予行为。当后面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成为焦点信息(或者说“前景信息”)时,前面的给予行为就成为背景信息。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图形与背景理论^[3],图形与背景(即前景信息与背景信息)不能同时被感知,图形(前景信息)更容易被感知,因此,当给予行为为背景信息时,表示该行为的动词“得”的给予义因不易被感知而被削弱、被泛化,同时它与后面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之间的使成关系则因后面的动作行为的凸显得到相应强调,成为前景信息,而它们之间原本模糊的时序关系因成为背景信息不易被感知而变得更加模糊,由此导致原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重新分析,原连动结构变成使役兼语结构,给予动词也因此转化为使役动词。

当这种使役兼语句的主语是后面动词即 V 的受事的时候,其句法语义结构就与被动句的句法语义结构同构,此时,如果说话者要强调 V 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对受事主语的影响,那么受事主语与后面动词之间的被动关系就成为前景信息而被凸显出来,从而又导致原结构的重新分析而转化为被动结构,其中的“得”也因此成为一个专门引进动作施事的介词,即被动标记词。例如:

煤气罐得其崽背回过去了。(煤气罐被他儿子背回去了。)

那件事已得我办好过了。(那件事已被我办好了。)

我得其骂过餐死个。(我被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三)引进动作实施所需凭借的工具,例如:

得只碗盛倒。(用一个碗盛着。)
 得根索绑紧。(用一根绳子绑紧。)
 得手捧倒。(用手捧着。)
 得筷子夹。(用筷子夹。)

这种用法的“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句子前面不出现主语。如果非要给这些句子加上主

语,那么其中的“得”则必须被替换成“拿”。

这种“得”是在“得 + N(给予内容 & V 实施所凭借的工具) + V”的句法语义框架中虚化的。该句型也是由给予、动作两个行为合成,不过两行为之间存在着模糊的时序、方式两种语义关系。同样根据“尾重心原则”和“图形与背景理论”,后面的动作行为为前景信息,给予行为为背景信息,前后两行为之间的方式语义关系因后面动作行为的凸现得到相应强调,成为前景信息,而它们之间原本模糊的时序关系因成为背景信息不易被感知而变得更加模糊,由此导致原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重新分析,原连动结构变成状中结构,同时表示给予行为的动词“得”的给予义,此时因不易感知而被削弱、被泛化,最终导致给予动词“得”转化为引进动作实施所凭借工具的介词“得”。

二 介词“走”

“走[tsou⁴²³]”在祁东方言里除用作动词,也发展出了介词的用法,相当于“从”,引进动作的起点、途径,例如:

你走哪里来个咪?——我走屋里来个。(你从哪里来的?——我从家里来的。)

我走小路去快底 ti 些。(我从小路去快些。)

可能是你走前门进来,我刚走后门出去。(可能是你从前门进来,我刚从后门出去。)

我走其眼门前眼前过,其都有看见。(我从他眼前过,他都没看见。)

其走袋子里摸出一块钱来。(他从袋子里摸出一块钱来。)

其走其哥哥那里借过一千块钱。(他从他哥哥那里借了一千块钱。)

个这件事我是走其婆头子那里听来个的。(这件事我是从她的婆婆那里听来的。)

近些年来,新派祁东方言已逐渐用“从”来代替“走”的介词用法。

“走”的这种介词用法是在非典型的连动式“走 + O + V”中虚化而成的。前后两行为有模糊的时序、方式两种语义关系。也同样根据“尾重心原则”和“图形与背景理论”,后面的“V”为前景信息,前面的“走”为背景信息,前后两行为之间的方式语义关系因后面动作行为的凸现得到相应强调,成为前景信息,而它们之间原本模糊的时序关系因成为背景信息不易被感知而变得更加模糊,由此导致原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重新分析,原连动结构变成状中结构,同时,“走”的移动义因不易感知而被削

弱、被泛化,向介词方向转化。但“走”在方言中还是一个虚化程度低的介词,在它宾语为处所词语时,它可以恢复为动词,例如上面最前面三个例句,其中的“走”加上其后的宾语都能在句中单独充当谓语。

三 介词“拿”

祁东方言中的“拿[nan¹³]”除用作动词表示“执持”义外,还普遍用作介词。

(一)引进动作实施所需凭借的工具、材料,例如:

你拿毛笔写啰。(你用毛笔写。)
拿把戏哄到其。(用玩具哄住他。)
我喜欢拿小米煮粥。(我喜欢用小米煮粥。)
其拿竹子做家具。(他用竹子做家具。)

(二)引进动作行为的承受者(即受事),例如:

拿衣穿起,莫冷到了。(把衣穿起来,不要冷着了。)
拿那把剪刀递得我。(把那把剪刀递给我。)
拿窗子打开。(把窗子打开。)
其拿我个衣撕烂过了。(他把我的衣撕烂了。)
其拿我吓过跳死个。(他把我狠狠地吓了一跳。)
拿我个话当耳边风。(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拿其当外人看。(把他当外人看。)

“拿”也是一个虚化程度低的介词,在一定情况下,它可以恢复为动词,例如上面每种用法的最前面两个例句,其中的“拿”加上其后的宾语都可以在句中单独充当谓语。

介词“拿”的这两种用法都是在非典型的连动式“拿+O+V”中虚化而成的,只不过,虚化为前一种用法,要求其中的“O”是“拿”的宾语同时是“V”实施所凭借的工具或材料,而虚化为后一种用法,则要求其中的“O”同时是“拿”和“V”的宾语。它们的虚化过程与上面介词“走”的虚化过程类似,在此就不再赘述。

四 介词“帮”

祁东方言的“帮[pəŋ⁴⁴]”可以用在动词前,引入动作的服务对象,例如:

个件事我帮你问下。(这件事我替你问一下。)
我来帮你洗碗,你快去。(我来替你洗碗,你快去。)

明日如果我有来,你就帮我请下假。(明天如

果我没来,你就替我请一下假。)

我帮你带人,你帮我煮饭。(我替她看孩子,她替我煮饭。)

不过,“帮”在下面一类句子中所引入的对象比较特殊:

你帮其打餐啰。(你把他打一顿。)
你帮其骂餐啰。(你把他骂一顿。)

上面“帮”所在的两个句子如果要翻译成普通话的话,只能都翻译成“把”字句,但它们和普通话中相对应的“把”字句所表达的意思并不一样。这两个“帮”字句的意思分别是:他该打,你就替他本人把他打一顿;他该骂,你就替他本人把他骂一顿。所以,“帮”在这一类句子中所引入的对象既是动作的服务对象又是动作的承受对象。

在方言中引入动作服务对象的,还有介词“为、替”,例如:

其使劲为/替你开脱。
你也为/替你父母着想一下。

但它们与“帮”在方言中有明确的分工,它们引入的服务对象不能是事理上的施事,而“帮”引入的服务对象则必须是事理上的施事,两者在引入的服务对象上恰好相反但也刚好形成互补。

介词“帮”的这种用法是在非典型的连动式“帮+O+V”中虚化而成的。它的虚化过程与“走”、“拿”的虚化过程都类似,在此也不再赘述。而且,它与“走”、“拿”一样,也是虚化程度低的介词,如在上面的前两个例句中,都能将之恢复为普通动词。

五 小结

上文对祁东方言中目前存在的几个比较特殊的介词进行了描写,并利用语法化的“叠加性”特点,对它们各自的来源进行了推导。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它们的虚化,都是在非典型连动式的句法语义框架中进行的,除引进当事人的“得”之外,也都是由尾重心原则和认知上的前景凸显触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介词一种比较典型的虚化机制。

(二)它们与普通话中相对应的介词相比,产生的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都基本一样,只是虚化程度较低,它们基本都还残留着一些词汇义,且在特定情况下能恢复作动词。

(下转第98页)

(上接第 11 页)

注释:

①非典型的连动式是指前后两行为的时序关系不明显。

[参考文献]

[1] 鲍厚星, 颜 森. 湖南方言的分区[J]. 方言, 1986(4).
273-276.

[2] Hopper, Paul J. ,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124-126.

[3]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74.

The Usages of Some Special Prepositions and Their Sources in Qidong Dialect

LI Wen-jun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56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usages of some special prepositions in Qidong Dialect, and by using the layering of grammaticalization, we concluded: they became blur i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framework of the non-typical gearing type, they were triggered by the principle of gravity center of tail and prospects highlight of cognitive; But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repositions of mandarin, their degree of blur are lower, they still remain some vocabulary righteousness, and they can restore the verb in specific cases.

Key words: Qidong Dialect; preposition; usage; source